

马友友的音乐人生



Yo-Yo Ma

A LIFE IN MUSIC

约翰·阿塔纳斯 著 张娴 译

50 多张精湛唱片 • **15** 座格莱美奖高度认可
联合国和平大使 • 古典乐界最畅销的大师演奏家

如果只有音乐还不够
本书将让你奢侈拥有一个完整的马友友



京京人民出版社



马友友的音乐人生

Yo-Yo Ma
A LIFE IN MUSIC

约翰·阿塔纳斯 著

张娴 译

京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友友的音乐人生 / (美) 约翰·阿塔纳斯著; 张娴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227-03160-8

I. 马... II. ①阿... ②张... III. 马友友 - 生平事迹
IV. 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0790 号

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宁字第 2006002 号

Yo-Yo Ma: A Life in Music

Copyright © 2006 by John Gordon Burke Publish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 Ltd

中文翻译由台湾晨星出版提供

All Rights Reserved

约翰·阿塔纳斯 著

马友友的音乐人生

张 娴 译

责任编辑	周立军 王立平
整体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c.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施尔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80 千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3160-8/K·364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001	楔子	
005	第一章	马家有儿初长成
015	第二章	美国
029	第三章	崭露头角
043	第四章	大学生活
059	第五章	早期专辑
071	第六章	马尼
085	第七章	巴赫的六部组曲
095	第八章	探索，永无止境
113	第九章	关心下一代
125	第十章	现代音乐作品
143	第十一章	巴赫灵感
157	第十二章	新视野
175	第十三章	电影和电视
185	第十四章	丝路计划
195	第十五章	置之“悲痛”而后生
203	首听推荐	
207	专辑列表	



楔子

一个凉爽的春日夜晚，纽约市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的“艾维·费雪音乐厅”（Avery Fisher Hall）前人头攒动。一位古典音乐迷走向人群，询问着是否有票要转让，因为演奏会的票早已销售一空。而今晚的演奏者可是马友友啊！谁会愿意放弃手中的票呢？这位乐迷无奈之下，转身就要走了。在走之前，他问了几位手中拿着票的人，为何不愿割爱？

一名挽着丈夫手臂的老太太说：“因为他是个非凡卓越的音乐家。”

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笑着说：“这可是马友友的演奏会呢！”

她一旁的朋友附和着：“他实在太酷了！”

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回答说：“因为他是美国头号的大提琴家！”

这个时候，音乐厅大门开了，人们鱼贯而入。

当他看到音乐厅内人头攒动的景象，这位古典音乐迷不得不赞同那些人的说法。不仅在亚洲，就是在全世界，马友友都是数一数二的大提琴家。已故的以撒·史坦（Isaac Stern）称他为“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乐器演奏家之一”。指挥家班杰明·詹德（Benjamin Zander）夸赞马友友是“当代最激越人心的音乐家之一”。《城里城外》（Town and Country）杂志则授予他“当代最杰出的大提琴家”的称号。《纽约时报》记者杰米·詹姆斯（Jamie James）写道：“马友友几乎已经是个妇孺皆知、无人不晓的名字。”甚至连“罗杰



斯先生的邻居”(Mr. Rogers' Neighborhood)节目的制片人弗雷德·罗杰斯(Fred Rogers)都推崇他为“全世界,我最喜爱的演奏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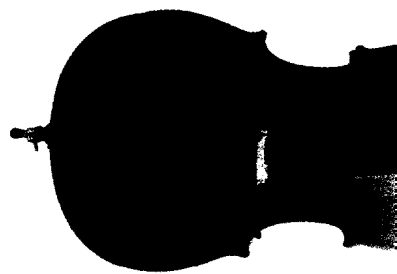
多年来,各个评审委员会也不约而同达成了共识。一九七八年,马友友刚成为一名职业独奏者时,便赢得了极有分量



马友友

的艾维·费雪奖(Avery Fisher Prize)。这个奖项是以一位著名慈善家的名字来命名的。“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所在的艾维·费雪音乐厅,也以他的名字为名。一九九九年,马友友被授予加拿大最重要的音乐奖项——顾尔德奖(The Glenn Gould Prize)。另外,他还得过十五次葛莱美奖;一九九七年,《告示牌》杂志评选他为“年度最佳艺术家”;母校哈佛大学也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

那位古典音乐迷悻悻然地走在百老汇大街上,只能在脑海中想象他错过的这场精彩的音乐会画面。回到家,他翻出一张马友友的唱片,然后静坐在房间一隅,开始细细品味,用心聆听……



马家有儿初长成

第

一

章

马友友曾在“马友友在檀格坞”的节目录像中说过：“每部音乐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把它们从作曲者的个人思想中挖掘出来，便是演奏者的责任。”那段时间，他正忙于练习一首为他量身订做的大提琴协奏曲。友友反对割裂不同的音乐风格。尽管以演奏与录制十八、十九世纪的古典音乐而享誉国际乐坛，马友友却也曾请过当代的古典作曲家为其谱过不少曲子；他还曾涉足民间音乐、爵士乐和探戈舞曲等领域。最近他正制作一个叫做“丝绸之路”的音乐项目，并在其中演奏和录制了中东与亚洲的音乐。对马友友而言，音乐是跨越国界、具有世界性的，并不囿于人为的分类。不同种类音乐的风格与结构之间可能确实有所差异，但绝对远少于它们之间的相同点。

友友的这种理念其实不难理解。虽然在美国长大，但他却是地道道的世界公民。

一九一一年，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出生于中国的宁波，一个位于上海南部的城市。友友的母亲卢雅文，则在一九二三年出生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马家与卢家，都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但颇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家庭。马孝骏的父亲是个小地主，卢雅文的父亲则是经营鱼、米的商人。殷实的家境，使得孝骏与雅文有机会接触到艺术、文学与古典音乐。孝骏从小学习小提琴，雅文则学习声乐。由于天分甚高，他们各自的父母与老师，便鼓励他们往音乐方面继续深造，但这在当时已是内乱四起、战火连天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



007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哺育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诗人、艺术家与企业家。然而，权力与财富自古以来就被少数人所掌控。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君主制度的国家。一九一二年，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推翻了君主政体，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惜，这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安定，大多数人贫困依旧。很多地区，军阀仍旧独霸一方。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发展迅速，很快地便能与蒋中正先生的国民党相抗衡。蒋介石在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世后，接管了中华民国。

卢雅文在香港的生活风平浪静，但马孝骏却没那么幸运。为争夺控制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的农村短兵相接。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想趁中国内乱之际，竭力劫掠中国的领土。迫于局势动荡，孝骏只得放弃在南京大学教授音乐的职位，远赴巴黎继续深造，以期觅得一份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逃离战争之苦。然而，一九四〇年，希特勒（Adolf Hitler）侵略并占领了法国，孝骏想在西方过安定而有创造性生活的梦想，再次幻灭。

此时，卢雅文的生活也每况愈下。她先是离开了香港，到南京大学学习歌剧。但是日本军队在一九四一年袭击香港后，便向中国中部地区推进，南京因此受到了威胁。为使大学能够安全地重新开学，师生们尽可能带着所有的家当，火速转移到了远在西南的重庆市。

战争的日子难熬，食品短缺不足，危险近在咫尺。然而，雅文尽

其所能,心无旁骛于声乐的学习,因为她坚信,战争终会结束,到那时,她便能继续追寻她的歌剧演唱家之梦。抗日战争一结束,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新一波的内战便接踵而至。雅文不愿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于是决定前往巴黎学习歌剧。她先是在“法国音乐学院”,后来进了“凯撒弗朗克学校”(École Cesar Franck)。在巴黎期间,她去看望一位曾在南京大学任教的老师马孝骏。在马孝骏某次回国期间,她曾上过他的音乐理论课。雅文发现他是一位“引人入胜”的老师,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人。渐渐地,他们的关系日益密切。最后,孝骏向雅文求了婚。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他们喜结连理,并决定定居巴黎,在那儿生儿育女,携手共走音乐之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巴黎是个世外桃源。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时,巴黎没有重大战役发生,所以比起柏林、伦敦、华沙等遭受结构性破坏的城市,巴黎几乎毫发无伤。她的一些重要的文化建筑物,如卢浮宫和巴黎圣母院,以及著名的旅游景点,如艾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等都完好无缺,所以巴黎人民兀自流连,不亦乐乎。可惜的是,战争还是摧毁了欧洲的经济。虽然巴黎的生活极具人文的启发,但是在巴黎谋生实属不易。

马孝骏和他已取了个法文名字的年轻妻子“玛丽娜”(Marina)对此深有体会。他俩住在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附近,一套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内。在巴黎大学,孝骏一方面攻读他的音乐学博士学位,一方面教授课程,虽然幸运地有薪俸可拿,但是也



只能勉强糊口而已。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当玛丽娜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时——一个女孩，取名叫友乘（Yo-Cheng Ma）——他们家过得更是捉襟见肘。

拮据的生活，让玛丽娜觉得，她和丈夫只能养活一个孩子，而且即使为了抚养这个孩子，玛丽娜也不得不将她的歌剧事业搁置一旁，自然地就失去了舞台歌剧演出的收入。当时，他们一家还是很需要这份薪水。不过，中国传统家庭历来推崇多子多孙，所以最终孝骏还是说服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一个七点五磅的男婴呱呱落地，马家给他取名“友友”，取其“友好，友善”之意。

友友自小就很讨人喜欢，虽然也会发发小脾气、耍耍小性子，但整体来说，他是个快乐可爱的孩子，总能为他的父母及其社交圈——一个小小的华人社区内的朋友们——带来欢笑。很快的，友友便对一样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那就是音乐。对此，他的父母毫不诧异。

等孩子们长大到可以手握乐器时，马孝骏便开始了他的家庭音乐教育。这很顺理成章，毕竟他和妻子都是一流的音乐家。若说基因真的会影响人的才能，那么马家的两个孩子，应该就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而且，身为音乐学博士的马孝骏，早已研究出一套儿童音乐教育的理论。他不赞成让孩子长时间坐着练习，这样只会让他们失去耐心与兴趣。他教学生时，课时很短，每次只教一部

音乐作品的几小节。然后指导学生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神,全心全意地练习那几个小节,直到滚瓜烂熟为止。在接下来的几个同样短的课时里,他每次都会再教几段新的小节。如此这般,经过一系列短课时的课程后,学生不仅充分掌握了作品,也牢牢记住了作品。

马博士先从女儿教起。她两岁半时,他开始教她小提琴,三岁时又加上了钢琴。

许多年后,马友乘告诉记者伊迪斯·艾斯蕾(Edith Eisler)说:“他把每一节课都弄得像游戏,每节课只有五分钟。我每次也只练习五分钟,他的教学方式非常合理且有效。”

很快地,友乘便显露出她的天赋。

她在《弦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我会跳绳前,就已经学会拉小提琴了。在我三岁半还处于入门阶段时,我带着小提琴和奶瓶,参加了生平的第一次比赛。尽管我的对手都是些十四至十九岁的孩子,但我击败了他们,也让许多专家都跌破了眼镜。”

接着,马孝骏将重心转移到马友友身上。马博士这次采取钢琴和小提琴同时教起。友友也很快锋芒毕露——不仅弹奏的水准过人,甚至还能敏锐地注意到其他音乐家的错误。这种对音乐的精准感觉,使他这一生都受益无穷。钢琴家敲击的是固定琴键,吉他手可以依靠 Pitch(译者按:弦乐器指板上用来定音的部位)来找让手指停放的位置。但对于一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或低音提琴的演奏者来说,拥有一副灵敏的耳朵,则更为重要。可是这样就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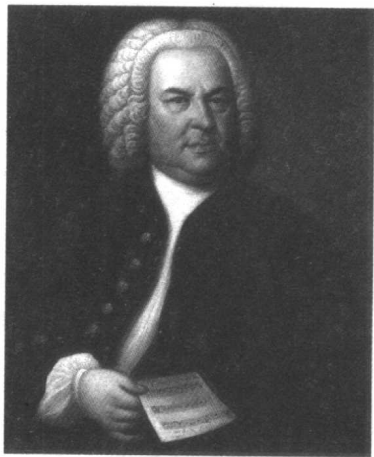


了一个大问题,很明显,小提琴或钢琴的声音吸引不了马友友。

马友乘曾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让他拉小提琴,但他真的很不喜欢,还摔坏了好几把琴。教他弹钢琴吧,几个琴键还被弄坏了。后来当他看到一个新奥尔良的爵士乐队时,立刻对低音提琴一见钟情,说:‘我就是要那个’。”

马博士知道,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低音提琴简直就是庞然大物,但他做出了让步,给儿子找了把大提琴,那甚至不是把正规尺寸的大提琴,只有16号,和中提琴差不多大,但在各个方面都很适合小友友使用。

马孝骏让儿子接触的第一位作曲家就是巴赫(John Sebastian Bach)。这位在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作曲家,即使是他最简单的作品也相当复杂。他的曲子对任何演奏者的耳朵和手指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但马博士相信,只要儿子能每天坚持练习三到四小节巴赫的作品,那么这



巴赫(John Sebastian Bach)

座音乐高峰也并非难以逾越。让马博士欣慰的是,友友很快便爱上了巴赫。在很短时间内,他便掌握了那些复杂的指法。而他对音乐具有惊人敏锐度的耳朵,使他很少会拉走音。五岁时,友友已经学

会了三首巴赫的高难度的大提琴组曲。

尽管友友的神速进步让父亲暗暗吃惊，但马博士是一个有远见的老师，他知道如果友友想成为一个大提琴家，那他必须拜入专业大提琴老师门下，而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学家。马博士早已让女儿师从欧洲最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与教师之一的比利时小提琴家亚瑟·格鲁米欧（Arthur Grumiaux）。至于儿子，马博士则选择了巴黎最受人尊敬的大提琴教师之一，米歇尔·勒平特（Michelle Lepinte）。

友友的童年伙伴，现在已是洛杉矶著名大提琴家的张莎莉（Cecilia Tsan），也曾是勒平特女士的学生。据她所言，勒平特女士是个非常友善与热心的老师，她全心全意地教授学生，给予学生无穷的信赖。

勒平特颇为惊讶，马博士选择巴赫作为儿子进入古典音乐世界的引路人。通常，在学习重要作曲家的作品前，低年龄的学生会在几个月内不停地练习指法和简单的曲子。但友友刚开始上课时，便全凭记忆，拉了一整首巴赫的曲子。看着友友稚嫩的手指在琴颈处来回拨按，小小的右手还紧紧握着琴弓在弦上左右拉动，勒平特女士简直叹为观止。她立刻意识到，这个新学生绝非等闲之辈，显然不能以寻常进度教授。他绝对是个天才，应该让他以自己的速度发展，即使这个速度快得惊人。

一九六一年六月，还差四个月友友就要满六岁时，勒平特与马

